

歷史空間

燈火瑣憶

王兆貴

在傳統語彙中，人們通常把燈燭，火把等照物統稱為燈火。白樂天的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台」，描繪了宴席將散的闌珊意興。顏真卿的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，意在勸勉有志男兒起早貪黑，發奮讀書。北宋那個叫田登的太守，為避諱自己姓名的「登」字，元宵節期間竟然不許百姓點燈，一律改作「放火」。

古今講台

向綠葉發問

吳羊壁

我住的地方，對面是山坡，山坡是常綠的。在香港，這是常見的現象。香港的樹木也落葉。不過，不是因為秋冬來了，就落葉遍地，黃葉滿枝。但香港的樹木也會落葉，到了時候，葉子會變黃，掉了下來。這現象也是常見的。

「燈」看作是佛法、功德和智慧象徵，能以智慧照破愚癡障闇，所以佛門又將師父傳法於徒眾稱為「傳燈」。我懂事時，曾在西鄰一位老太太家中見過豆油燈。燈盞是青灰色陶器，底部是個托盤，中間為柱狀，便於執手，上方呈碟狀，可儲油並盤放燈芯。用棉線捻成的燈芯浸油後，黃膩膩的，伏在燈盞的一邊。點燃後，光線昏黃，能照亮的範圍有限，但那搖曳的火苗、朦朧的弧光、靜謐的照影、爆燃的燈花，加上豆油燃燒後的氣味，給人以虛幻飄渺的感覺。

豆棚閒話

杯具

馮磊

按照我的經驗，會讀書的人，一般不是才子。尤其是，會讀歷史書的人，更不是才子。面對厚厚的二十四史，你會發現，修史的人中，有漢人，也有少數民族。有遺老遺少，也有朝廷的頂樑柱和馬屁精。有時候我想，單單把這些人的命運寫一遍，就是一部縮微版的二十四史了。那麼，這批人筆下的亂臣賊子與帝王將相，究竟有多少沒有被美化過、扭曲過、真的不好說呢。

豆棚閒話

杯具

馮磊

按照我的經驗，會讀書的人，一般不是才子。尤其是，會讀歷史書的人，更不是才子。面對厚厚的二十四史，你會發現，修史的人中，有漢人，也有少數民族。有遺老遺少，也有朝廷的頂樑柱和馬屁精。有時候我想，單單把這些人的命運寫一遍，就是一部縮微版的二十四史了。那麼，這批人筆下的亂臣賊子與帝王將相，究竟有多少沒有被美化過、扭曲過、真的不好說呢。



伴隨一曲《廣陵散》，嵇康的生命走到了終點。網上圖片

馬昭很難受。我說的話，絕非內心難過。當時，有三千太學生請願。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痛惜不已。——司馬昭的目的，當然是殺雞儆猴，用鮮血嚇唬不合作的人。但，數百名太學生集體求情的事情，卻讓他很狼狽。如果免除嵇康的罪，當然可以贏得寬容大度的美譽。但是，殺雞儆猴的算計就失策了。這次不殺嵇康，將來還會有趙、錢、孫、李……(康)出來。只是，他們不姓嵇。

煤油燈一般由玻璃瓶加上洋鐵皮燈頭製作而成，既可擺放於案几上，也可懸掛於牆壁上。初級的煤油燈沒有燈罩，容易被風吹滅不說，由於煤油燃燒不充分，排放出來的油煙不僅會將居室熏黑，而且嚴重污染空氣，以至於從煤油燈裡出來的人，鼻孔都是黑的。



電氣化年代，油煙便淡出了人們的視線。網上圖片

出現，我們的世界才會這樣多姿多彩。奇妙的事情就在這裡。那些最初很原始狀態的基本分子，卻都已經得到了一種安排，安排它們一發展，就會發展出各自不同的樣子，是誰在主宰，誰在安排呢？也許就是神。但我們不知道神在哪裡。說得落實一點，還是承認萬物自有其獨特的發展規律吧。葉子在它還只是一個小小的基本粒子裡面，就已經存在一條指引，指引它一旦發展，就會發展成甚麼樣子。每一粒小小簡單的基本粒子，都已經得到了妥當的安排。不管是神安排也好，是客觀規律在安排也好，反正它一發展，一成長，就會那樣走向一個自己的模樣。

心靈驛站

蘇滄桑

冷愛

母親帶女兒逛服裝市場，與攤主討價還價。女兒說：「不要選了，買下吧，人家賺錢也不容易。」母親欲言又止，掏錢買下。其實，朋友告訴過她，這兒的衣服，至少還價兩倍以上。這些賣衣服的人，比他們富得多。果然，她給女兒買的幾件衣服，比朋友買的貴了一倍。

兒不知道。看到母親和一大束花，害羞了，不願意拿，說「不要不要」。女兒是班幹部，主動承擔了幫全班同學準備畢業典禮小禮物的任務。可她一個人，怎麼拿得動呢？母親只好不顧上司的白眼請了假，載着她，跑東跑西。終於放假了，女兒和同學們約好出去旅遊，又攔下了給大家墊錢買機票的任務，然後，把這個任務，轉交給了已經忙得不可開交的母親。母親的心又隱隱疼起來。女兒怎麼就不知道心疼一下家裡人呢？難道，父母是自己人，就該毫不客氣？即使無意傷了，也傷得起？

古典瞬間

馬浩亮

生死漣漪



老舍墓地。作者提供

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裡，墓地設計式樣最為特別的，恐怕當屬老舍先生的墓。沒有常見的墓碑和沒有墓室，地下也沒有骨灰。唯一一塊墨綠色花崗岩的墓基上，雕刻着一圈圈散開的波瀾，就像他生命最後歸宿的太平湖，波心當中則浮腫着老舍的側面頭像，架着一副眼鏡，平靜安詳。

的毛筆、鍾愛的香片茶和數朵乾菊花伴他安魂。老舍是十分鍾愛水的。「天兒越晴，水瀲越綠，就憑這些綠的精神，水也不忍得凍上；況且那長枝的垂柳還要在這水裡照個影兒呢。看吧，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，空中，半空中，天上，自上而下全是那麼清亮，那麼藍汪汪的，整個的是塊空靈的藍水晶。」「一些印象」裡這段寫濟南冬日之水的美文，是多麼地如詩如畫，多麼地可愛可憐。品讀至此，誰人能忍心去想太平湖最後那冰冷的漣漪和那幽暗的水草呢？